少女的唇彩

　　16岁那年，我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，有一个邻城的男孩写信给我，说，好喜欢你的文字。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异性那里，得到这样真诚的赞美。我的心，立刻像那娇羞的莲花，无限温柔下去。于是便开始了书来信往的日子，把那心底最细腻的一份情思，悄无声息地写在纸上，附在美丽的邮票上，而后投进丁香树下绿色的邮筒里。那是最美好的一段年少时光吧，我的心里，充溢着欣悦和羞涩。少女的所有忧伤和欢喜、晦暗和明亮，第一次，在一个男孩子面前，花儿一样，带着初恋特有的甜蜜和清香，一瓣瓣绽放开来。

　　有一天，在信里，男孩子说：我们见面好吗？你来，或者我去。我握着信疯跑到操场高高的看台上，而后再一步步往下走。我终于体会到那种眩晕的感觉了，它那么真实地环绕着我，就像云朵偎依着霞光，光芒让它们无处可逃，亦不想去逃。路过一个楼梯口的镜子时，我无意中一瞥，看到的，不仅是脸上少女的红晕，还有一个衣着朴素戴了眼镜的笨拙而又毫无灵气的女生。那才是真正的我，一个除了写字再无优点可以展露的女生。文字里的我，不过是梦里渴盼的，那个有许多人喜欢的完美女孩。可是，偏偏，除了妈妈，再无人说过我是美的。老师们总是说：你这样平凡的女孩，如果不好好学习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周围的女孩子也说，看安是一个多么平淡无奇的人啊，她连唱歌都是拙劣的呢。

　　但我还是在男孩一次又一次的请求里，回信给他，说：好，我坐车去你的城市。信寄出去的那一刻，我便开始搬出自己所有漂亮的衣服，一件件地用清水洗，去掉那些折叠的痕迹。我又带上自己攒的钱，去眼镜店，悄悄为自己配了隐形眼镜。店主是个温和的女人，她看着我额头新冒出的旺盛的痘痘，柔声说：你这么小，戴隐形眼镜对眼睛不好的。我低头不语，只是哗哗倒出大堆的零钱，一个个数好了，转身便飞快地跑掉了。回家后妈妈看着我洗好的衣服，揉揉我乱蓬蓬的头发，说，什么时候安这么勤快了呢？我闻着衣服上太阳的香味，突然便笑了，我昂头冲妈妈撒娇，说，安真的变了吗？妈妈也笑，说，是啊，安16岁了，比以前更可爱乖巧了呢。

　　是妈妈的这句话，让我一下子充满了喜悦和信心。我想起那件从没有勇气穿出去的蕾丝花边的公主裙，想起可以与之搭配的浅粉色凉鞋，还有能够将头发松松挽起的紫蓝色丝带。或许，它们会让那个丑小鸭漂亮起来吧，我想。

　　就这样坐上了去邻城的汽车，躲在车厢角落里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将从妈妈梳妆台上偷偷拿来的一管口红，涂了又涂，擦了又擦。最后，是在镜子里，看到一双惊讶地看过来的眼睛，才手足无措地将口红放起来。但还是因为慌张，一道难看的红色污痕，赫然出现在洁白的裙子上。我拼命地擦啊擦，但那痕迹，却是愈来愈明显，直至最后，我终于难过地决定放弃。那时，车也慢慢地开进邻城的小站。我在小站的门口，看见一大堆来接站的男人女人，一脸的慵懒，亦一脸的灰尘。这只是一个灰蒙蒙的小城，并没有男孩信里描述的枝干苍劲的法国梧桐和干净清爽的青石板路，而他说过的那些沿街叫卖花儿的女子呢，怎么也全然没有痕迹？我坐在车里，看到眼睛疼了，才终于相信，他没有来，亦不会来了。因为，他或许根本就是一个比我还要自卑的男生，他撒了谎，却不像我有勇气来面对那些善意的谎言。

悄悄地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帮我整理卧室。她依然笑着问我，安今天在学校补习功课开心吗？我走过去，从背后拥住妈妈，无声地哭了。过了许久，妈妈才回转身，温柔地问我：看见你配了隐形眼镜，是不是因为不舒服，就后悔了，所以想哭？我没有抬头，只是哽咽，说，妈妈，安在没有读大学以前，再不会因为美，戴隐形眼镜了。妈妈便拍拍我的脑袋，笑道：可是不戴眼镜的安的确漂亮呢，妈妈相信你今天一定是班里打扮得最美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比我们安，更像是公主呢！

　　后来有一天，我在自己的抽屉里，发现了一管崭新的美宝莲的唇彩，还有一副小巧的隐形眼镜盒。我摘下笨重的眼镜，小心翼翼地戴上隐形眼镜，又对着镜子，淡淡地涂上一层唇彩，那个素朴的我，立刻变得鲜亮润泽起来。那一天，我18岁，即将进入大学，收到的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，是妈妈送的。她在字条上说，安，今天，你终于长大，不必再那样卑微和自怜，亦可以，勇敢无忧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美丽。

　　那个曾经自卑到试图用别人的称赞来鼓励自己的女孩，终于长大到可以拥有一管唇彩的年龄。而成长中的苦涩与疼痛，就这样在时光里，轻烟一样，从容自然地淡去。